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易粹言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大易粹言卷十四

宋 方聞一 編

䷍ 乾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大有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大有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為卦火在天上火之處高其明及遠萬物之衆无不照見為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衆陽並應居尊執柔物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為大有之義大有盛大豐

有也（易傳）

大有元亨

伊川先生曰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為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

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而有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又曰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為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與善二義故也又曰元之在乾為元始為首出庶物之義它卦則為善為大而已又曰元之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於

成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无失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爲先也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雍曰乾坤四德諸卦有具之者皆自乾坤中得其一時一事非全有之也雖使彖釋无異辭亦不得與乾坤同如屯爲屯之時元亨利貞臨爲臨之時元亨利貞屯之元亨利貞已不得施於臨臨之元亨利貞亦不得施於屯又安得如乾坤四德天地長久其用无窮哉故知四

德支分派別散為諸卦合之則為乾坤矣譬之水焉
澗溪沼沚江淮河漢以至於海皆水也其功皆能潤
其德皆能生其力皆能載而大小相遠則有間矣乾
卦言不言所利大矣哉者正所以別坤也諸卦不必
辯也易說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
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伊川先生曰言卦之所以為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

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爲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大中（一无大中字）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爲大有也○卦之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應於乾之九二五之（一有體字）性柔順而明能順應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乾也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則必元亨矣此不識卦義離乾成大

有之義非大有之義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爲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爲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蠱升鼎也唯升之彖誤隨它卦作大亨曰諸卦之元與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爲元始之義爲首出庶物之義它卦則不能有此義爲善爲大而已曰元之爲大可矣爲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

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有一作為失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為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得盛位非所固有故曰大有剛健故應乎天文明故時行易說

龜山楊氏曰卦唯一陰衆陽宗之故上下應而為大有也大有者盛大之時也柔得尊位大中以虛受之

能有其大也是以元亨此以六五一爻成卦之義言之也處大有之時而非外有文明之德以濟之内有剛健之德以蓄之則物不能累矣剛健文明天德也故能應乎天而時行時行言有大而各當其可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謙以居之不自滿假者也以一柔而應五剛所謂不寶遠物所寶惟賢者也經曰富有之謂大業故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不如是不足以為大業光天之下萬邦黎獻

共惟帝臣惟帝時舉不如是不足以為尚賢也故六五之有不有其有者也六五之尚賢不簡於用賢者也太王居豳狄至則去之不有其有也舜明四目達四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不簡於用賢也則大有之為大應天而時行蓋可知矣是以秦非不强且大也卒於二世而滅鄒魯非无賢也而卒不能舉咼足以稱大有之元亨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同人之六二不能大同者也非其位也

非其才也大有之六五能有大者也有大者包衆陽而有之其道孰大於此故大有者非獨有賢也无所不有也孔子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則履信思順而又尚賢不獨以尚賢為主也是以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恊和萬邦皆堯之有也虞舜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皆舜之有也然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則堯之有則天而為大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則舜之有以人同天之大也故柔得

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者若舜之事是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者若堯之事是也其為元亨則一而已易說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伊川先生曰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為大有大有繁庶之義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絶衆惡揚明善類以奉順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

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能大有非天道也乃天命也故曰順天休命遏惡揚善勉之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火在天上因天之明則物无遁形矣君子觀火天之象以遏惡揚善夫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所謂休命者正命也善惡不當其實則非順休命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天之休命无時而或非所謂尚不肖者時焉而已時者天之所不能違也遏惡云者尚賢之世不使小人得雜乎其間是以舜命九官十二牧亦曰遏絶苗民四罪而天下咸服斯大有之道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明之為德也大矣聖賢之所甚重而後世末之思也堯之巽位大事也曰明明揚側陋而已皐陶賡歌君德曰元首明哉而已伊尹論終始慎厥與曰惟明明后而已商臣之諫高宗曰明哲實作則

而已泰誓言元后曰亶聰明而已是以古人稱君德
卒曰明王明后則明為君德之大也故堯典稱堯曰
欽明舜典稱舜曰文明五子稱禹曰明明我祖仲虺
言於成湯曰惟天生聰明時乂詩人以大明稱文王
非獨知明為君之大德亦以見不明為君之大惡伊
尹放太甲于桐非有桀紂之多罪也以不明而已由
不明以充其惡是亦桀紂耳故伊尹懼而放之太甲
亦曰予小子不明于德是知君之大惡莫大於不明

也大有之象以有大君之明德故名其卦曰大有也且離之為象在天為日之明在地為火之明在人為德之明令也火在天上又為人君明德之象安得不大有於天下也故象言火在天上以見至明居至尊至高之位而臨照四方雖衆陽之剛非資其明則冥行而已故天下之動晝行夜伏者无它焉其動以明為主故爾是知大有之卦以五陽而歸于一隂者非歸其柔也歸其明也人主明德天下歸之意也乃若

同人之象火在天下雖火為至明潛而在下不復有君德尊明之象是以同人則可語以大有則未也遏惡揚善明於人道也順天休命明於天道也堯授舜而舜受之明休命也舜舉十六相而去四凶明善惡也易說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於害也大凡富有鮮

不有害以子貢之賢未能盡免況其下者乎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為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在大有之初克念艱難則驕溢之心无由生矣所以不交涉於害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二應於五三能自通四匪其旁唯初无交故有害然非其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剛健之才而上无應困於一卦之下无交故也是以有害然匪其咎也以无交為害枉已以求之則有咎矣故艱則无咎夫君子厄於陳蔡之間无上下之交也其厄也非无害矣然道大不容何病則雖厄而聖人不以為害也當盛大之時貧且賤焉恥也則无交宜有害矣故曰大有初九无交害唯大有之初為然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經云拔茅茹君子小人未有不以

其類出也況大有羣賢彙升已最下而无交所以為害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賢者當彙進之時而已獨在下以无交為害疑於有咎矣疑於有咎而非咎者以无交之害非已自致故匪咎也大有尚賢之君將使野无遺賢何患於不進哉難進易退士之常也不失是道則无咎矣故曰艱則无咎叔孫之毀仲尼臧倉之沮孟子无交之害如此而孔孟未嘗枉道以干之所謂艱則

无咎也大有之時不以无交為害而初九最為卑遠者故獨有无交之害也易說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剛居二為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强壯能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豐盛之時有而

未極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於盛極則不可以往矣○壯大之車重積載於其中不損敗猶九二材力之强能勝大有之任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六五柔得尊位大中以居其上九二以剛健之才應乎下上下相與大車以載之象也剛中而不過故積而不敗其才足以任重而致遠故有攸往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天保之詩言君能下下以成其政

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則大有柔得位而上下應之九二其著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伊尹也大車以載非伊尹不足以當之以此而往就湯可也就桀可也相湯伐桀可也放太甲于桐可也歸太甲于亳可也又何咎之有蓋聖人道積於中无所往而不利故如大車之不可敗也九二有剛健之才柔謙之德居中而无過其積於中者如此易說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

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公當用一无用字亨于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為害也

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為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為臣奉上之道以其有為已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强益為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為害又大有為小人之害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非柔中文明之主不能察非剛健不私

之臣不能通故曰小人弗克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三居下卦之上人臣之尊位公侯之任也公者背私之名當盛大之時以其所有奉職貢而无私焉亨于天子之道也小人處之擅其有以為已私分朋陵僭之患生矣故小人害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居下卦之上為臣之尊位方之九二之權或不足是為諸侯之尊大者矣先儒多以亨為享獨王輔嗣曰通也且天子饗諸侯皆於祖廟上

公備九獻之禮其為禮也莫加焉小人安能勝此享哉小人享之則其榮也適所以為害歟易說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也故處之之道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也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太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皃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雅大明云駟

騵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能不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辯之智也晢明智也賢智之人明辯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舒王以匪其彭為匪其旁不知所據何說且近君之位有下比之嫌恐非獨大有之時為然伊川以彭為衆多似於大有為親一說彭有張大之意當大有之勢居近君之位輒據而矜之志於張大

則羣賢解體天地鬼神亦且弗祐矣此昧者所以敗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剛過乎中居大有之盛能匪其彭則无咎矣彭盛多也處多懼之地而有其盛多則害矣與小人弗克无以異也非明辯之晳何以與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賢者居近君之位特立獨行自進於君而无外交者九四是也故雖九三之剛德亦不與之親附而進焉此所謂匪其彭也如是則其明足以辯

晳何咎之有九四離之初故知其有明德子夏傳彭作旁伊川云如詩行人彭彭駟騵彭彭皆盛多之貌

易說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為孚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盡其信誠以事於上上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位當大

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既以柔和孚信接於下衆志説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有者也吉可知矣○下之志從乎上者也上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以誠信事其上故厥孚交如由上有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下之從上猶響之應聲也一有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九字威如之所以吉者謂若无威嚴則下易慢而无戒備也謂无恭畏備上之道備謂備上之求責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人威重有德望則人自畏服易曰厥孚交如威如吉君子以至誠交人然後有威重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君子至平易有何闗防擬備惟以抑抑威儀為德之隅儼然人望而畏之既易而无備則威如乃吉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辯晳明之著也大有之成體文明而剛健之主故能以至誠與下而下亦以至誠應之上下合德而无間故曰厥孚交如為大有之主高拱尊位

其明不可欺其健不可陵則人之畏之將如神明矣故曰威如吉彼且推赤心置人腹中其胷中坦然无疑忌誰肯用數以御下哉此太平之君子所以易而无備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得尊位大中有孚也一陰在上以虛受之為衆陽所宗故上下應而厥孚交如也柔順而處剛則柔亦不茹威如之吉以德而不以力也所謂德威惟畏也易而无備者以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此衆人之所謂信衆人之所謂威況居大有之時履崇高之勢位者乎故先王垂衣拱手不下袵席之上而莫不承德以來王有道以先之也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其是之謂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盡君臣相與之誠故曰厥孚交如也凡為臣者皆

以誠交非一臣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大有之君以柔居尊而有衆賢雖盡相與之誠苟无克愛之威亦且未為吉也交如親之也通誠信之道也威如尊之也嚴君臣之分也誠信之道已通君臣之分已嚴故能銷患於无形矣非明君盡惟幾惟康之道者不足以與此君臣上下信以發志孰為猜嫌之患是以易而无備也且初九之難進九二之積中九三之克享九四之匪彭各以其道而來親而尊之可謂有賢之

極矣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終至於无為而治君臣賡歌都俞而已其六五易而无備之吉乎易說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則无盈滿之災能順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為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為尚賢崇

善之義其處如此合道之至也自當享其福慶自天祐之行順乎天而獲天祐故所往皆吉无所不利也

○大有之上有極當變由其所為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滿而不溢乃天祐也繫辭復申之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履信謂履五五虛中信也思順謂謙退不居尚賢謂志從於五大有之世不可以盈豐而復處盈焉非所宜也六

爻之中皆樂據權位唯初上不處其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九在上履信思順故在上而得吉蓋自天祐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剛而下柔居上而志應於中故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蓋五陽一陰又无物以間焉耳剛柔相求情也信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五有至信之德而上履之故有履信之義五為大君而上九與衆陽同體而應之故有思

乎順之義上九為明之極而自處无位之地推衆賢而進之故有尚賢之義能如是則无天災物累无人非鬼責天人交助之宜其吉无不利也自天云者理之必至非有求而得也伊尹將告歸旁求俊乂啓迪後人自不居其成功蓋用此道也又以尚賢者體信順以處已而又以尚賢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五以柔順大中而履尊位有孚也上九居其上而應焉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信順天

人所助也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六五厥孚交如而上九履之履信者也不當有為之地而身退以安之思順者也賢人衆多不固位以妨之尚賢者也如是則不獨无人非自天且祐之矣使不居大有之世无崇高之位一能擇信而履之擇時而順之見賢而尚之雖曰人不知而不慍天其厭之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

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六五之君實盡此而言於上九者非上九之才能得此也蓋言大有之吉以此終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則知此吉大有之吉非止上九之吉也與小雅樂得賢之詩每章必終以壽考同意然大有之時不以无交為害獨初九毋遠有是患焉故象曰大有初九言大有之初九獨有是患也上九之吉大有之吉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如言大有之極則終有是吉也聖人變文立義如

此易說

大易粹言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二十八 經部

大易粹言卷十五

宋 方聞一 編

䷎ 艮下坤上

伊川先生曰謙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為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之下謙之義也易傳

謙亨君子有終

伊川先生曰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内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

易傳○它卦皆有悔凶咎唯謙未嘗有它卦有待而亨

唯謙則便亨 羅氏拾遺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故謙爲不居其德之稱德且不居則富貴崇高皆餘事矣孔子不居聖顏淵願无伐善无施勞之謂也然有德而不居亨在其中矣小人矜能伐功日損之道君子德日進而謙不已是有終也然一盈而有四害一謙而有四益是以君子拳拳而弗失之矣易說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

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明道先生曰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為天地矣謝顯道錄

伊川先生曰濟當為際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道以其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下際謂下交

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於天皆以卑降而亨也○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謂造化之跡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人情疾惡於盈滿而好與於謙巽也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謙爲卑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加

尚是不可踰也君子至誠於謙恒而不變有終也故尊光傳並易

橫渠先生曰止於下故光明○人樂尊之故光而不揜志下於人故人不能加天以廣大自然取貴人自要尊大須意我固必欲順已尊已又說已之情此所以取辱取怨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尊者謙則更光卑者已謙又如何踰之此天德至虛者焉以其能謙故尊而益光卑又无人可踰蓋已謙矣復如何

踰越也謙天下之良德易說並

龜山楊氏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也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君子所以有終也自天道下濟而下謙亨之道也夫謙德之柄也君子執之以為禮德盛道尊而不居厚之至也故自下而人高之自後而人先之所以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山非不高也地非不卑也高者下下卑者上行謙之道也山在地上則為剥殺瘦之象也山

在地中則為謙畜徳之象也是故滿則招損謙則得益自然之理也天道下濟而光明者艮也地道卑而上行者坤也天之虧益日月是也地之變流山河是也鬼神害福吉凶是也人之好惡得失是也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徳有若无實若虛其謙亨之謂乎故在尊而光卑而不可踰惟君子能終之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天之虧盈日月是也地之變流山河是也鬼神害福吉凶是也人之好惡得失是也

以此居尊則益光以此居卑則不可踰故惟有德君子能終之伊川曰以地勢而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雍曰四者非天地鬼神人有心如是其道自然如此故皆曰道艮之一陽即有天道下濟之象易說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明道先生曰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内藴高大之象故為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藴其崇高也若言崇高藴於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易傳○謙君子所以自終故不言吉

裒取其多而增益其寡天理也羅氏拾遺

横渠先生曰隐高於卑謙之象也○易大象皆是實事卦爻小象則容有寓意而已言風自火出家人家人之道必自烹飪始風風也教也蓋言教家人之道必自此始也又如言木上有水井則明言井之實事也又言地中有山謙夫山者崇高之物非謙而何○多者寡者皆量宜下之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地中有山謙高者下之謙之象也多者

裒之寡者益之是謂稱物均一无偏陂之私是謂平施蓋取虧盈益謙之義易說○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疎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與伊川書附西銘解

兼山郭氏曰象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故非謙也裒多益寡德

之盛也稱物平施禮之恭也故孔子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謙地類也故象以地見其義地卑而山高理之常也今地在上益之也山在下損之也非以山居地中為山謙也乃以地謙而致益也是為變盈流謙之義裒多益寡者損有餘補不足之道也稱物平施者裒多益寡之道也裒多益寡見於彼者也稱物平施行乎此者也天地鬼神莫不皆然故君子法

之以此此君子有為之道易說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況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處謙而以柔居下得无過於謙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為謙

謙未見其失也○謙謙之至也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也詩云自牧歸荑傳並易○自牧歸荑卑以自牧之意荑柔順意朱公挨拾遺

橫渠先生曰牧逸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柔順之資居一卦之下謙之至也故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謙之為德天地神人之所共與用是而往雖涉險難无不濟矣故吉易說○恂恂一於誠也與國人交止於信故在鄉黨所先如此似

不能言者以卑自牧不以賢知先人也蓋鄉黨尚齒故其自牧如此語解

兼山郭氏曰初六謙之言虛也中虛以涉難庸有不濟者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卦之六爻三言吉三言利是知謙之為道天地人鬼之所貴也謙謙者謙而又謙也謙而又謙是為有終君子能之昔舜戒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曾子稱顏

淵曰有若无實若虛是知謙謙非君子不能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是謙爲滿之反亦有虛之象也乘木舟虛故用涉大川吉易於乾健之才多言利涉大川如謙與中孚皆以虛而有濟耳卑則謙之道也卑以自牧言又能自養其謙以至於謙謙也易說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柔順居中是爲謙德積於中謙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顔色故曰鳴謙居中

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爲貞且吉者有爲得貞一有正字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自有也○二之謙德由至誠積於中所以發於聲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一有强字爲之也並易傳○六二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心得也羅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體柔居正故以謙獲譽與上六之鳴異矣故曰貞吉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柔履中正謙德之盛也故和順積

中而英華發外其鳴也出於中心之自得與鳴豫之鳴異矣是以貞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則鳴者聲之遠聞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則聲之有聞必有應焉六二得位得中謙德著聞而貞吉者得位得中則非在陰之幽近於九三又非于天之遠況九三方以功下人如謙之近而有聞者无不應矣中心得者非有心於鳴以感人於外者也蓋脩德於内而自

然有聞者其德自於中心故也易說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為衆隂所宗履得其一作正位為下之上是上為君所任下為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

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
而為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
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
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此
爻之德最盛故彖辭特重○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
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
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
其位者也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為德是

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為保其位而為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為善有令名君子豈為令名而為善也哉亦言有令名者為善之故一作效也

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中心安之也有終則吉人所難能易說

龜山楊氏曰卦惟一陽衆陰宗之止於下體而不過

勞謙君子也禹之不矜不伐而天下莫與之爭此勞

而謙君子所以有終而萬民服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以一陽而爲衆陰之主衆陰宗之

而俱與之有終則其爲勞也大矣勞而不伐是曰勞

謙非君子能之乎故唯君子有終吉唐虞之際能盡

勞謙之道者其禹歟克勤于邦而至於九功惟敘所謂勞也不自滿假而拜昌言所謂謙也至於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則天地人鬼莫不從有終之吉大矣萬民服者特其一而已然卦以一陰為主者難以一陽為主者易陰常失之不足非有至明之德不能也大有同人是也陽常失之太過非有至中之德不能也師比是也謙豫近師比而德不同者非中故也故謙以德下人則民服豫以順合衆則得志皆不失損剛

從柔之道於中爲近矣易說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爲上所任衆所宗而已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爲无所不利於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凡人之謙有所宜施不可過其宜也如

六五或用侵伐是也唯四以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故凡所動作靡不利於施謙如是然後中於法則故曰不違則也謂得其宜也_{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裒多益寡无不盡道舉措皆謙_{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履近尊之位上承下比无所不用其謙則不違則矣蓋物各有則或過或不及皆違則也故曰无不利撝謙撝言發撝也初六處一卦之下自牧而已二則中心得而已三之勞謙不伐而已四

則巽於是上承柔巽之君下比勞謙之臣非撝謙不足以存其位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四以柔順之德兼四益之道天地人鬼何所不利哉故曰无不利然四有近君之權能撝而不有以尊勞謙之臣可謂得謙之道者矣合謙之道而无過焉故曰不違則也觀帝堯曰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有鰥在下曰虞舜若四岳者可謂撝謙矣伊川曰撝如手之撝也易說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伊川先生曰富者衆之所歸唯財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以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為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

當防於過故發此義○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_{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六五柔得尊位大中處謙之時以謙接下者也謙德之光而人之從之也輕故能不富以其鄰不富言以德而不以利合也夫侵伐先王不得已而用之非治世之利也然人君執謙以莅下不富而以其鄰宜无不從矣而猶有不服者焉縱而不治則

亂羣必矣故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以侵伐爲利惟謙

之時爲然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尊位大中而謙以處之德盛禮恭

統和天人而无間者也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

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

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其理如是也孔子曰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猶曰不服而後征蓋无不服无

征可也六五全德之爻故戒之其詳如此益賛於禹曰惟德動天无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其斯之謂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孟子有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雍曰謙之為卦五陰一陽陰虛之象以乾坤之策言之亦已耗矣故為不富不富非足也與泰之六四同

義而六五尊位大中謙以居之德盛禮恭之主是以為衆所歸而能有其鄰也以其鄰故多助多助則戰必勝故利用侵伐也征不服者葢有不服則征无不服則勿征也昔禹之徂征苗民逆命益賛于禹曰惟德動天无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葢謙以德為主有謙之德則无不利其於侵伐用與不用在上之人耳非必於用師也六五坤道不足而不富故容有不服之征九三陽道有餘而有終故萬民无不

服也易說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乎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至發於聲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於聲色故曰鳴謙雖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已必須剛柔相濟上謙之極也至於太甚則反為過矣故利在以

剛武自治邑國已之私有行師謂用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謙極而居上欲謙之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於鳴也雖不當位謙既過極宜以剛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行師征邑國也並易傳○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

羅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下應於三其迹顯聞故曰鳴謙最上用謙為衆所服故利用行師然聲鳴其謙必志有求焉

非如六二之正也三止於下如邑國之未實也一云鳴謙則師有名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六處謙之極過乎謙者也在一卦之外髙而无民雖鳴而天下无應之者與鳴鶴在隂異矣故曰志未得也然君子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已而已故曰利用行師征邑國邑國私於已者也征邑國自治也不用剛克而能勝已之私者未之有也故利用行師征邑國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之鳴異乎六二之鳴也六二之鳴非有求於應而欲人之聞之也其聲之自聞而人自應之也所謂聲无遠而弗聞行无隱而弗彰者也上與三為應也有應而鳴以聲感三也九三止而不求又且為衆陰之主而无私焉此上六所以志未得也終以其應而有助故可用行師征邑國而已邑國小也非无不利之師也可者僅辭也謙道本亨六爻无凶咎悔吝危厲之變以此知德盛禮恭之事天地人

鬼无不宜者矣然謙之為德非有挾太山超北海之難能而人每患其不能行者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故卦皆以君子為言君子无大過人者特能行之耳

易說

大易粹言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二十九 經部

大易粹言卷十六　　宋　方聞一　編

䷏ 坤下震上

明道先生曰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為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說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

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為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潛閉一作閉潛於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故為豫也易傳

豫利建侯行師

伊川先生曰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一作兆民說服兵師之興衆心和說則順從而有功故說豫

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利説不能使之服從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馬氏王氏以豫為樂從釋詁也闗氏曰豫備也備豫則安逸也孔氏為逸豫或亦為説豫亦釋詁之義程氏言動而上下順應為和豫蓋取彖義諸儒之説不同如此大率易之名卦兼備衆義固非一字可訓故豫得兼和説逸樂備豫為名而和説逸

樂不可以一字盡豫之道也故伊川既曰和豫又曰逸豫為得之矣考之於卦獨无備豫之義而關子明言之者蓋因繫辭言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意也且豫之為卦上動而下順惟動丕應徯志者也以此建侯則内无不服之人以此行師則外无逆命之敵周封同姓五十而不以為私順故也所謂利建侯也湯東西南北之征而天下不以為怨順故也所謂利行師也易說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剛應謂四為羣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衆順所以豫也○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況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至順

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天地以順動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賛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賛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

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動而下不順非建侯行師之利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屯者建侯之時豫有建侯行師之道一陽為順動之主而上下應之故其志行順以動合二體言之也此卦之所以為豫也動而不以順則上下不應而能志行致天下之豫未之有也既豫矣則順以動乃處豫之道也夫聖人應天下之用非外襲而

取之也即諸體而已矣易説

白雲郭氏曰三才一理也順之則易逆之則難行於一身尚不能違況有天下國家如建侯行師者乎故得其理而順動則豫雖天地於日月四時尚不能外此則人道固不能違也是以聖人刑罰清而民服所以為順也歟夫順坤道也貫通三才非止人事故論其時則建侯行師論其義則天地如之不亦大乎卦以九四為主言剛應而志行者羣陰應剛得行其志

順動而已易說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伊川先生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

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王者之樂莫大於是易說

龜山楊氏曰雷在地中則復而已雷出地故氣達而奮豫此聲樂之象也樂記曰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而樂者天地之和也然先王之作樂非徒自豫而已所以崇德也如咸池大章之類皆是也得四海之歡心然後可以事上帝配祖考惟豫之時爲然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雷出地蓋帝出乎震之時於夏則仲春之二月於周則孟夏之四月也故先儒咸謂天子三年一郊蓋言夏祠上帝于郊詩云昊天有成命是也周官大司樂以圜鍾為宫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圜鍾夾鍾也於夏時二月律也則雷出地奮豫而作樂崇德其在於斯時乎帝者生物之宗祖考者人之始也故推以配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雷出地蓋帝出乎震之時於夏則仲春之二月於周則孟夏之四月也又曰大司樂以圜鍾為宫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圜鍾夾鍾也夏時二月律也則雷出地奮豫而作樂崇德其在於斯時乎帝者生物之宗祖考者人之始也故推以配焉雍曰雷出地奮夏之二月天地萬物説豫之時也作樂崇德治定功成君臣萬民説豫之時也樂之出虚蓋本隂陽

之氣自无而生有故因器而成聲器可見者也聲可聞者也氣不作焉聲不聞矣雷之收發何以異此故陰陽者雷之氣也而雷者陰陽之聲也春秋者又雷之器也非鍾鼓則樂无作止非春秋則雷无收發以是知雷之與樂非特取象而成其實一氣同類特大而作於天地者曰雷小而作於人者曰樂此見先王法象乎天地之道也故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此言夏商之時也又曰禘有樂而嘗无樂以見

先王作樂之道因雷之收發其微如此蓋春秋者天地之闔闢也一闢而雷奮於是乎作樂故能通陰陽之氣一闔而雷收於是乎不作樂以順陰陽之理此所以禘有樂而嘗无樂合於豫之作樂崇德也易說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鳴發於

聲也○象云初六謂其以隂柔一无柔字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必驕肆而致一作至凶矣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知幾者上交不謟今得應於上豫獨著聞終凶之道也故凡豫之理莫若安其分動以義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和順積中而形於外所樂者仁義之實而已夫豫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四以一陽為豫之主而初以隂柔不中正應之則其鳴也是乃脅肩謟

笑而已其凶不亦宜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六之鳴如謙上六之鳴感其應而有求也上六之鳴蓋鳴而求謙初六之鳴蓋鳴而求豫豫而知戒尚或有失況知其說逸而鳴以求之乎且鳴而求謙者志猶未可得況鳴豫乎其志窮凶也宜矣夫履霜之始未堅冰也馴致其道則堅冰也鳴而求豫未至於凶馴致其道則凶矣聖人知幾故欲早辯也志窮者窮其求豫之志也易說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明道先生曰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爲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以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於豫樂心説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二以中

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

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
巽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
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
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
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
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
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
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賛

之曰萬夫之望○能不終日而貞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速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爲教之意深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六二以陰居陰獨无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體順用中以陰居陰堅介如石故在理則悟爲豫之吉莫甚焉不以說豫而流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柔順中正无應於上下故介于石言静而正也夫一物不該非中也有所倚非正也豫者順動之時也極天下之順動其惟六二乎以中正故也唯中正為能會物於一已雖動之微其知之矣斯所以為知幾其神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此言豫之有素也況六二柔順中正无上下之交介

于石焉其為豫也至矣中正介于石可也若也上交不諂下交不瀆非知幾詎能之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又曰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是以聖人貴夫知幾者以此豫之六二知幾之君子也知逸豫之道必凶而後已故不為逸豫中正自居介如石焉守以貞固是以吉也觀其上交不諂是不與上為豫也下交不瀆是不與下為豫也上下无與應不得變其志故中正

之道常存而貞固之守益堅非介如石之象乎終日則失於不能早辯不終日所以為知幾也古人之行此道者其惟文王乎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文王之治也至於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故能享國久長而得介于石之吉也明此道者其惟周公乎觀其作无逸以戒成王曰无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故成王能持盈守成為太平之君子亦得介于石之吉也不然則盤遊无度太康尸位之

逸豫也酗于酒德商王受之迷亂也故孔子曰知幾其神矣乎惟文王周公其盡之易說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陰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正而處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於四則以不中正不為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與之切近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絶亦有悔也蓋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處已有道

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也○自處不當失中正也是以進退有悔易傳並

龜山楊氏曰盱上視也盱豫求豫於上也處非中正故盱則失義遲則失時皆不免於悔也與六二介于石不終日異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處豫之道戒在於不能自立而優柔无斷是以馴致必至於凶故六二以介如石為得而六三以盱遲有失也夫雎盱視上而說之非介如石者

也遲遲疑而有待非不終日者也視而說之者失於不立遲疑有待者失於无斷與夫鳴而求之者過猶不及耳宜其皆為有悔之道欲无悔者无它道焉介然不動以守之斷然不疑以行之惟此見六二之貞可謂能行者也孔子之不惑顏子之不失孟子之不動心亦皆六二介于石之道歟易說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伊川先生曰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一无由字九四也為動之主動而衆陰説順為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惟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一有其字朋類自當合聚夫欲上下之信惟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

其一一(无乎字一无其字)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惟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一作逼)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為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於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誠勿疑○由己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為大有得謂其志得大行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四以一陽為順動之主剛應而志行天下由之而豫也故大有得也處多懼之地承柔弱之君而任天下之責危疑之時也惟至誠為能通天下之志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曰勿疑朋盍簪言誠而不疑則其類自合矣簪髮之簪則其合也固矣方成王幼冲周公為冢宰百官總已而聽焉上則成王未悟下則羣叔流言危疑之甚也惟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民獻有十夫予翼此朋盍簪之謂也使

周公懷自疑之心畏艱大之言以考翼不可征則亂无日矣其能成寧考之圖功哉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順以動豫而一陽以總之上无剛健之君下无分民之臣是以為由豫也然而功震主者身必危能无疑乎惟在豫之時有陽勝之德故可以總衆志以安上也蓋道足乎巳時有所當然則其志得行不然桓文之舉未免為三王之罪人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以一陽而總衆陰為豫之主以順

動自任者方是時上无剛健之君則衆陰不得不由之以豫也由之以豫則天下少安所以大有得也然處由豫之道在於信立而勿疑勿疑故朋盍朋盍則總衆智力以安上其序如此也昔齊晉之霸也歸魯三敗之地示原三日之圍可謂信立矣會于葵丘會于踐土可謂朋盍矣總諸侯以尊王室非安上乎此雖霸者之事然孔子嘗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孔子之意以為雖非三王之舉豈不愈於委而棄

之夷狄也哉是所以由豫之為大有得也伊川曰簪聚也簪之名取聚髮也易說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乗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以陰一无陰字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沈溺於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専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

也受制於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貞疾恒不死言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强逼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已之義各據文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是任得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蒙亦以一无以字陰居尊位二以陽為蒙

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資之於人宜也耽豫而失之於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

○貞而疾由乗剛爲剛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居豫之時无剛健之才逸於豫者也孟子曰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六五之乗剛有法家拂士敵國外患之謂也左右正

救之故以正為疾雖未能執其中而中未亡也則不死於安樂矣故常不死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謙輕而豫怠也怠則失其柄也久矣然而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六五非能固存其不亡也僅矣秉剛疾也九四亦震體順動之臣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四有疾也五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故云貞疾恒不死雍

曰九四以一剛爲豫之主六五不能正爲君之道求其所以然蓋失於好逸不知文王周公之戒馴致於君弱臣强而不能振也其猶平王東遷下堂而見諸侯之時乎君德微矣雖僅能守其位譬夫人之老也血氣既衰疾亦甚矣僅得常不死而已中未亡者終亡之象已見特其中未盡亡而已易說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

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況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為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茍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昏冥於豫至於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並易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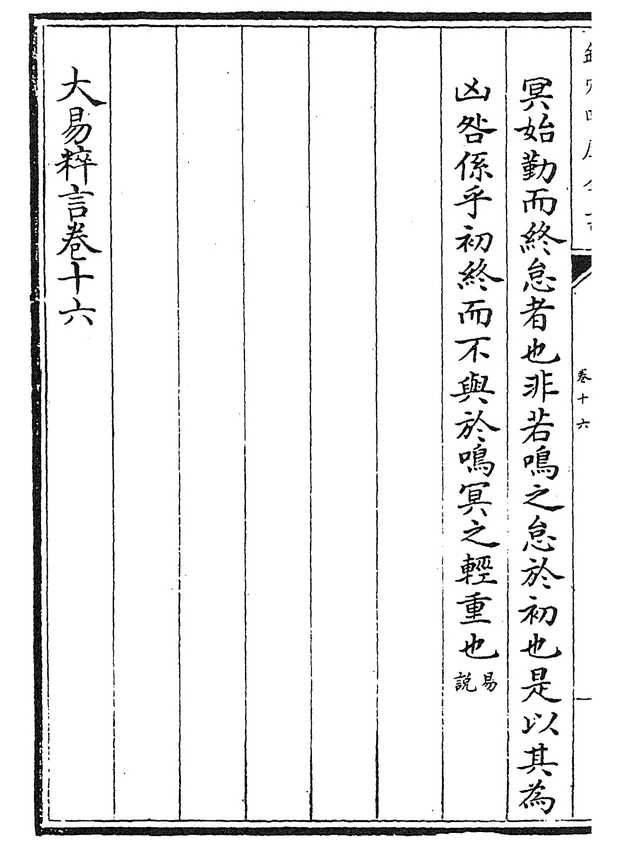
龜山楊氏曰豫之終沈冥於豫者也故冥豫成然居

動之極有變之象焉故曰有渝无咎然君子與人爲善故不言冥豫之凶而專言有渝之无咎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豫之極也然豫有二義猶所謂一極備凶一極无凶者也如利建侯行師順以動豫豫順以動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无凶可也若冥豫在上而不知變惟康好逸豫乃盤遊无度備凶者也是以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則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者有以致之焉爾而孔子之辭戒之在逸

而不及其備者豈聖人之情見辭者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豫極之時冥昧耽樂迷不知反豫之凶將成矣或有變焉亦且无咎蓋豫雖必至於凶而上六知變之位聖人貴其能變故不言冥之凶而言渝之无咎也且於初六之鳴未凶而言凶上六之冥當凶而曰无咎何哉蓋鳴於終者則未必凶鳴於初者馴致于終則其凶必矣冥於終者變則无咎冥於初者雖變亦有咎其凶又有甚於鳴矣故上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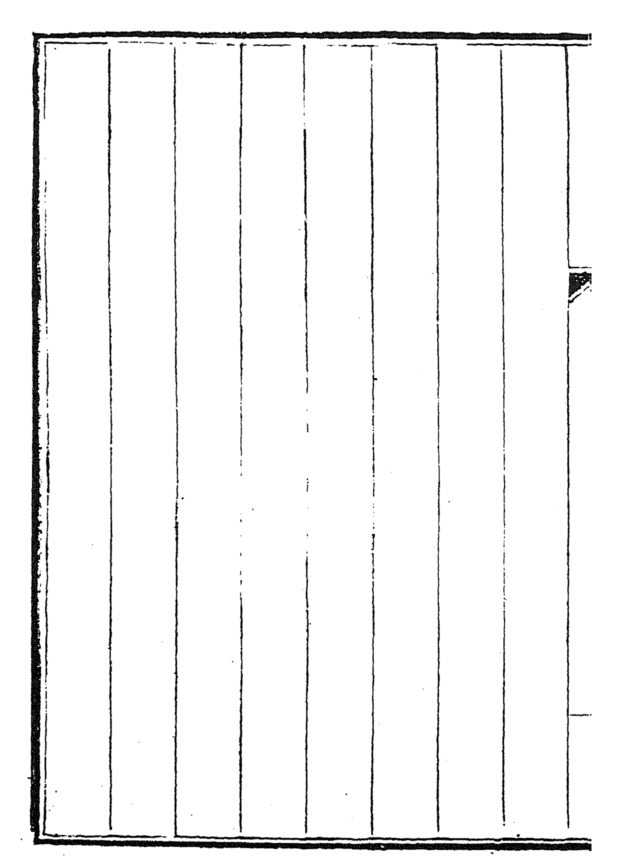
冥始勤而終怠者也非若鳴之怠於初也是以其為凶咎係乎初終而不與於鳴冥之輕重也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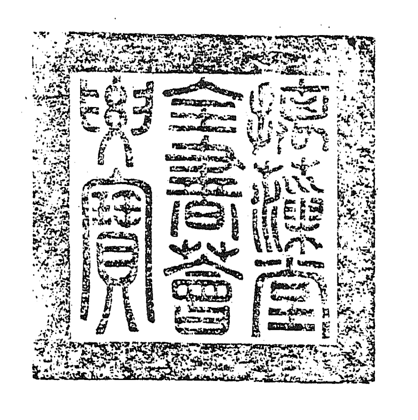
大易粹言卷十六

謹案卷十四第五頁前二行而非外有文明之德以濟之按非字疑衍

卷十五第十九頁前三行故卦皆以君子為言君子無大過人者刋本脫為言君子四字據郭氏易說增

卷十六第十五頁後一行使周公懐自疑之心刋本心訛以據易說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録監生臣王元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易粹言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大易粹言卷十七

宋 方聞一 編

☱☳ 震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隨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說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為卦兌上震下兌為說震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為雷兌為澤雷震於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

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為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文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取義尤為詳備易傳

隨元亨利貞无咎

伊川先生曰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衆所隨與已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

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易傳

龜山楊氏曰隨无故也有亨之道焉然隨非其正雖道通而志行君子不與也故利貞乃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隨有隨之主有隨之者有隨於内有隨於外者隨之主大矣而隨之則小也隨於内小矣而隨於外則大也以隨之成卦言之剛來隨於内而柔

上隨於外二三得剛而隨以動四五得柔而隨以說此隨之義也六爻无不隨者矣然謙卦一謙而得四益為吉隨卦一隨具四德而无咎非无咎不足於吉也蓋謙之得失在人事人事以吉為善隨之得失在道道以无咎則不失不可一槩論也易說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卦所以為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

謂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隂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説隨也又下動而上説動而可説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一有以字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則為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賛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

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一作與豫卦以下諸卦不同時義是兩事一作與豫等諸卦不同時與義是兩事並易傳○禮孰為大時為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為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博淵泉方能出之○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徧只為時也若不

是隨時即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只歸之自然則無可觀更無可玩賾並入語錄
龜山楊氏曰一陽在下剛來而下柔也動而說合二體言之也剛不下柔則亢動而不說則括夫如是人孰隨之故剛來而下柔動而說所以為隨也隨而大亨貞則為隨之主而天下隨之以為時矣若泰之時君子以其彙征是也夫趨變无常而各當其可非夫

可與權者其孰能之其義豈不大矣哉易說

兼山郭氏曰剛自上來而成震柔自下往而成兊故震動而兊說不止於人道而言凡受命賦形於天地之間者无不為隨也蓋震東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生兊西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成其出也其入也孰不隨之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藏之隨也聖人東作西成亦隨也五載一巡守亦隨也隨之大豈一端而已耶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隨不止於人道而言震東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生兊西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成其出入也孰不隨之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藏之隨也聖人東作西成亦隨也五載一廵守亦隨也隨之大豈一端而已耶伊川曰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衆人之隨已已之隨人與臨事而擇所隨皆隨也雍曰隨之成卦以初九上六來往成震兊動説而有隨王輔嗣以震為剛而兊為柔是

剛下柔如咸卦男下女之說不言初九上六之義若如王氏言則剛來下柔之卦居易之半矣何獨於隨言之也且天下之理不動則无所隨不説則不能隨所以致動而説者初九上六之力也聖人論上下卦則言男女陰陽及論爻則言剛柔隨蠱二卦不以初上之變論之則剛來下柔與剛上柔下之義終不可明也然隨之道大而天地小而人民細而蟲魚草木无不有隨不能以言盡要其歸則隨時而已至如堯

舜隨於揖遜湯武隨於征伐伊周隨於致君孔孟隨於設教以聖人之隨其不同已如此況天地萬物之隨乎蓋道與時會則聖人隨之易地皆然也是以聖人所任者道而不能違者時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易說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伊川先生曰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為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

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强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於内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内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易傳○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説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周行已○隨卦言君子嚮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嚮晦則

宴息也更別有甚義 劉元承手編

横渠先生曰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君子嚮晦入燕處君子隨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无以為接无以為功業須亦入息 經學理窟

龜山楊氏曰雷在澤中其動息矣故君子以是嚮晦入宴息夫日出而作晦而息人之所同然者君子則知隨時之義者也衆人則由之而不知耳處隨之義

至於晦明動息而不違況出處之大致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禮晝不居内夜不居外亦隨時也雍曰夫君子一動一靜至於宴息猶有隨焉大者可知也此蓋因其小者足以見隨之大不然君子之道宴息而已乎易說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

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出門

而交非牽於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功_{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言凡所治務能變而任正不膠柱也處隨之初為動之主心无私係故能動必擇義善與人同者也_{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隨之初以時為大宜有渝者也知守而不知變則失時矣初九陽剛而震體能有渝者也然而渝不以正咎孰大焉故正乃吉也夫體隨時之義而蔽於暱己之私則所失多矣故出門交而後有

功不失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來隨於内者也在内之隨主於初九夫以乾剛之性豈能變其所守哉能變而從動雖未至隨之大已為動之主矣易曰變則通此隨之成卦所以有取於初之變也能變其所守是以得貞而吉二三得剛而後動剛亦得二三而後動剛柔相須以動故出門交而有功也出門交兊然後隨道成而不失隨之大也盖初雖為主於内特動之主耒為隨耳

伊尹幡然而改是為出門交有功也易說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伊川先生曰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一作居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一无也字係小子而失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

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易並傳）

龜山楊氏曰徇暱已之私忘天下之公故偏係而不能兼與也六三陰柔小子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初不能動令居動之中者得初九而後動也故捨應從初非得已也亦隨之小者耳是以有係小子失丈夫之象方其未動之時雖欲應五豈可得哉然終无絕五之志以急於託初之動未能

兼與故也與夫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者異矣是以所係雖小而无凶咎也易說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伊川先生曰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

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茍取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為也故云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所謂有求而必一无必字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隨也○既隨於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從上舍卑而從

高也於隨為善矣并易傳

橫渠先生曰舍小隨大所求可得必守正不邪乃吉易說

龜山楊氏曰陽剛丈夫陰柔小子也不係二而係四係丈夫也雖有所係而所隨者上與夫失丈夫者異矣蓋親仁尚賢隨之上也合汙世同流俗隨之下也三雖未足以與權而志舍矣亦君子所與也故有求斯得然隨而有求求在外者也君子之求求在我而

已故雖有得不若居正之為利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隨於内者也六三隨於外者也隨之道貴知變知變故能隨時非六三之智優於六二也時之不同耳方其不能動之時則不得不隨於初及其居動之極則不得不隨於説此六三係丈夫失小子之義蓋盡初九出門交有功之説也雖小有失於内而其於隨之大者蓋有得也故曰隨有求得有得則利居正以守之故利居貞然初自守而變而三

自變而守易地觀之皆一道也志舍下者六三於斯時志在於隨而不在於動故也易說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已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柰何唯孚誠積於中

動為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一无於字）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為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强（一作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

能如是乎○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盖明哲之功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利於比三則凶也處隨之世為衆所附茍利其獲凶之道也能以信存道則功業可明无咎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震兊之交動而說也動而說而天下隨之隨有獲也履近君之位任大臣之責危疑所集也雖有獲其義凶矣非有孚在道而明足以與權

其能无咎乎故孔子曰明功也昔周公東征而罪人斯得以至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可謂隨有獲而天下隨之矣然公孫碩膚赤舃几几夫何咎之有非有孚在道以明寧有是夫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居尊近之位有剛健之才天下之所說隨亦足以致人之隨者也故為隨之有獲者六三隨有求得蓋隨人而有得者九四隨有獲蓋以得人之隨為獲也夫尊近之臣勢疑於君又獲天下之

隨守此為貞則凶矣是必有至誠之道大明於天下足以使天地人鬼萬世无疑焉斯无咎矣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有獲矣方且以服事殷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是以萬邦作孚而天下萬世稱其德焉非有孚在道者乎其義凶者非九四誠有是凶也若貞固守之其義有得凶之理也明功者有孚在道明隨之功也易說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于庶人隨道之吉唯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隨之世而剛正宅尊善為衆信故吉或曰孚於二則吉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五皆正中也孚于正中善之至也吉孰加焉故曰孚于嘉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之於隨所謂信以成之者也亦所謂安而行之者也故能无事於隨不優不迫居中履正孚于嘉而已嘉美德也美德孚于天下无外内之限豈堯所謂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之德哉豈舜所謂濬哲文明温恭允塞之德哉位正中者天下之人莫知其有為之迹所可見者位正中而已孔

子言堯无能名舜恭已南面之意也或謂孚于六二則與屯其膏同人號咷无以異安足以見隨時之大哉易說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明道先生曰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之王用亨于岐山唯太王之事民心固結而不可解者其他皆不可如是之固

也劉絢
師訓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係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大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大王避狄之難去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攜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於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於此上居隨極固為太過

然在得民（一有心字）之隨與隨善之固如此乃為善也施於它則過矣○隨之固如拘係（一无係字）維持（一无持字）隨道之窮極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居隨之極在一卦之外而不應於内非知隨者也故拘係之乃從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宜无不從者其伐崇也至於執訊連連所謂拘係之乃從也其卒也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所謂維之也此文王所以亨于西山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舍已從人不咈人以從已之欲隨民之道也隨民之極則民之隨也亦如是而已方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固有不隨者也至於其化自北而南皆有德以維其心中心悅而誠服者此亨于西山之道也故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方是時民歸之若自拘係之又從而維之見其歸之固如是也必也有以拘係有以維縶豈文王之道哉而上六所言乃上窮之民將從文王之維无子遺者

也大哉隨乎舍已從人隨也達則兼善天下亦隨也不當時命而獨善其身亦隨也故始之言父子夫婦朋友之隨而終之以文王之成王道皆隨時之義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舍已從人不咈人以從已之欲隨民之道也隨民之極則民之隨也亦如是而已方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固有不隨者也至於其化自北而南皆有德以維其心此亨于西山之道也故

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方是時民歸之若自拘係乃從而維之也必也有以拘係有以維縶豈文王之道哉而上六所言乃上窮之民將從文王之維无子遺者也大哉隨乎舍巳從人隨也達則兼善天下亦隨也不當時命而獨善其身亦隨也故始之言父子夫婦朋友之隨而終之以文王之成王道皆隨時之義也雍曰上六隨道之成盡動而説隨之義故如水之就下獸之走壙各從其類拘係而來莫

之能禦也為之主者乃從而以道維之而已觀二老之歸文王孟子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夫其歸也如父子相拘而來豈非拘係之謂乎至於虞芮之訟亦非文王有以係之也然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視之如傷使无凍餒是為維之之道蓋非文王有心於其間隨時之義當然耳孟子言朝覲獄訟謳歌之歸舜禹亦由是也說者謂有不從者必拘係之乃從此宜齊桓晉文之所不為而謂文王為之

乎易說

大易粹言卷十七